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四十一

雜行

李璫 王文統 鐵失 囊加台 禿堅 阿魯輝

孛羅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 上叛 李邦寧 朴不花

楚先帖木兒 上官 八思巴 附廢 楊璉真珈 附必蘭 伽璘真

丘處機 附志誠 張宗演 附張留孫 鄺希誠 附張 李居壽 上釋

田忠良 張康 靳德進 父 愛薛 許國禎 子 孫威 子

阿老瓦丁 附馬 阿尼哥 附劉 迦魯納答思 上方 韓林兒

附劉 徐壽輝 附明 陳友諒 張士誠 方國珍 上補遺

李璫 小字松壽 濰州人 李全子也 或曰璫本衛州徐氏子父爲

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迎蒙古兵入青州國王孛魯承制授全山

東淮南楚州行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璫襲益都行省
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南征調其兵赴行
在璫親見帝言益都乃宋航海津要分軍非便帝然之命璫擊
漣海數州璫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寇捷之功中統
元年世祖卽位加江淮大都督璫言近諜知宋人將調兵攻漣
水且遙聞許浦射陽湖舟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
璫爲請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之賞將士凡蒙古漢軍之在邊
者咸聽節制璫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
水且規築堡寨以臨我及得賈似道書辭甚悖傲卽朝廷近有
內顧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
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守封圉且南
人多用間計不可信敵旣不至毋或妄動璫又言臣所領益都

土曠人稀自立海州迄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
民力凋耗獨甚以區區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
患賴陛下神武旣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衆然
臣豈敢恃此保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
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直擣膠萊之虛
然後帥步騎驟指沂莒滕嶧間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
不爲備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
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毫
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
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將無施不可因上將校等功狀詔
出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璵言於行省謂宋人聚兵糧數
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撫司轉輸不繼恐

一旦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
深入江淮可圖也旣而來獻漣水捷詔復加獎諭仍給金符十
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璫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
攻漣水帝遣愛仙不花等悉兵赴援璫固請節制諸道所集軍
且求益軍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二月又以賈似道誘總管張元
毀進等書來上蓋璫自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前後所奏數十事
無非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初遣其子彥簡質
於朝而潛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乘私驛逃
歸璫遂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并獻京東諸郡縣請贖父罪宋
封璫齊郡王俾殲蒙古戍軍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
庫藏以犒其黨尋遣騎寇蒲臺陷淄州民聞璫反皆入保城郭
或奔竄山谷間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下詔暴其

罪發諸軍討之一會東平一會濱棣命諸王哈必赤總軍事璫盜據濟南三月復命史樞阿木以兵赴濟南璫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璫退保濟南四月命丞相史天澤專征比至築環城圍之璫自是不得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盡發其蓋藏不足則家予之璫令殺人爲食於是人情益潰各什伯相結縋城出降六月宋遣青陽夢炎帥師來援不敢進璫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不死爲官軍所獲囚至諸王哈必赤帳前天澤請速誅之以安反側遂支解其體於軍門計璫所傷漣水軍民及陷宋蒙古探馬赤軍數男婦凡七千九百餘人萬戶阿里必嘗發璫逆謀爲所殺至正十一年以其子刺吉襲職

大方

通鑑云宋贈璫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少讀權謀書好以大言撼人遍干諸侯
無所遇乃往見李璫璫與語大悅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
之文統卽以女妻璫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
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
祖卽位有薦其才智者亟召用之命平章中書省事日見親幸
乃建元爲中統立十路宣撫使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
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更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
于潁州漣水光化軍大方通鑑云文統初造通行交鈔以絲爲
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
十兩易絲鈔千兩繼造中統通行元寶每一貫
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明年二月世祖
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赴闕世
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
諸事一委文統裁處及還未知可否故名文統等至責以成效

復頒所議條格于各路申嚴私墾酒醋鹽貨禁信任倍專文統
爲人忌刻惟以妒賢嫉能爲心初立中書省張文謙爲左丞凡
議論建白輒相齟齬文統積不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
行大名宣撫事去姚樞實默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
祖授三人爲太子師傅官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也默
嘗與王鶚及樞衡同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
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且不懌而罷文統乃不自安潛蓄異
志及李璫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先是璫子彥簡由京師逃歸
璫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言文統嘗遣子堯與璫通聲息
世祖召問曰汝教璫爲逆積有歲年舉朝皆知之朕今問汝所
謀云何文統曰容臣悉書以對書畢命讀之有曰螻蟻之命苟
獲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邪會

得文統與璽書上示之文統始錯愕以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上問甲子之期云何對曰李璽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欲告陛下縛璽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中授之政柄遇汝良厚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支吾命左右斥出就縛立名寶默姚樞王鶚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衆言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嗣世祖曰汝等同辭言之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自服朕前矣文統乃伏誅子堯并就戮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規模法度世謂多出其手云

鐵失故丞相鐵木迭兒義子也嘗英宗卽位之初由翰林學士承旨爲宣徽太醫二院使至治元年特授御史大夫佩金符領

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院使如故既又命領左右阿速
衛軍帝親祀太廟以左丞相拜住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泊
書侍御史鎖南者鐵木迭兒子也先以罪罷鐵失請復其官帝
不許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孽豈能周知故用卿等
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何緘默不言其人雖死
宜籍其家以懲後司徒劉夔坐妄獻地土冒取官錢伏誅鐵木
迭兒子宣政使八剌吉思受夔冒獻鐵失同受賂事覺帝曰法
者祖宗所制非朕得私八剌吉思雖事朕久既有罪宜論如法
卽誅之鐵失幸獲免命獨署御史大夫事會御史臺請降旨開
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耳朕知嚮所劾者
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白御史嘗
舉八剌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敗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

乎是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惡日著帝任拜住爲右相思欲振立紀綱進賢退不肖爲務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善自保若爲不法必刑無赦鐵失以奸黨畏誅潛蓄異圖三年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相聚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軍爲外應夜二鼓殺丞相拜住鐵失直犯行帳手弑帝于臥所九月四日晉王卽位收鐵失及其黨誅之大都籍其家并戮其子孫囊加台未詳何許人文宗初官四川行省平章時泰定帝方崩丞相倒剌沙擁兵上都令諸王分道犯京畿囊加台乘國勢擅殺本省平章寬徹等自稱鎮西王以左丞脫脫爲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爲左丞稱兵虜絕棧道烏蒙教授杜巖肖謂聖明繼統宇內大寧當罷兵入朝囊加台怒其妄言惑衆杖囚之御

史臺言囊加台拒命西南罪不容逭宜追奪其制敕帝方降詔許自新弗聽天曆二年正月遣近侍星吉班持詔招諭拒不納尋攻播州徇兒堽隘宣慰使楊燕里不花開關納之陝西蒙古軍都元帥不花台者囊加台弟也遣使賁家函招之不花台不從斬其使播州楊萬戶引川賊至烏江峯遇官軍敗之八番元帥脫出亦破烏江北岸賊奪回關口旣而囊加台焚鷄武關大倚奪三义柴關等驛以書誘華昌總帥汪延昌分兵至金州據白工關進逼襄陽朝命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調湖廣兵討之齊王月魯帖木兒統軍五萬至播州招各土官之從逆者楊燕里不花等降囊加台益負險自固詔立行樞密院以山東萬戶也速答兒知院事調河南江浙江西山東兵萬人及左右翼侍衛軍由四川進討囊加台所遣守隘隅門安撫使布答思監等赴

雲南乞降復命囉里帖木兒爲雲南右丞統兵繼往會湖廣參政孛羅奉詔至四川曲赦囊加台聽詔蜀地始平諸省兵皆罷囊加台坐指斥乘輿大不道伏誅平章寬徹廉訪使忽都魯養阿等皆爲其所害者並贈官與諡

諸王禿堅者先附上都兵敗而逃文宗至順元年正月與萬戶伯忽阿禾等據雲南叛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攻陷仁德府至馬龍川禿堅自立爲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忽刺忽等爲平章立城柵焚倉庫拒命朝廷簡乞住爲雲南平章帖木兒不花爲左丞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分道進討遙授烏蒙土官祿余爲雲南參政使助軍四月四川行省復調重慶五路軍收雲南未幾祿余殺烏撒宣慰官降於伯忽羅羅斯諸蠻俱叛與伯忽應帖木兒不花遇害祿余以營兵據順元界立關

固守復命諸王云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兵以進五月
羅羅斯土官撒加伯阿漏阿刺里州土官德益等皆附祿余以
叛會四川軍至雲南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賊稍却朝議復
立行樞密院發朶甘思朶思麻及鞏昌諸軍命河南平章徹里
鐵木兒同武靖王糊思班由四川陝西平章教化從豫王由八
番兩路夾擊撒加伯合烏蒙土兵攻建昌右丞躍里帖木兒拒
之斬獲亡算四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蘆古驛而禿堅伯忽等勢
日猖獗祿余亦乘勢連結東川芒部諸蠻令伯忽弟拜延順襲
順元路撒加伯復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
河進寇建昌躍里至建昌執曹通斬之詔趣兩省各進兵於是
四川平章瑄出引兵由永寧左丞孛羅引兵由青山芒部以叩
部州土官馬伯爲嚮導陳兵周泥驛祿余衆潰卽奪其關隘與

順元諸軍合撒加伯復攻建昌躍里與戰于木托山敗之既而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木糾義旅討雲南敗伯忽兵于馬龍川殺其弟拜延順再戰于馬金山獲伯忽誅之餘黨駭散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會搶出等將蜀兵抵烏撒境與祿余戰于七星關六日凡十七戰賊大潰走俄而搠思班師次羅羅斯與躍里帖木兒期至三泊耶躍里倍道兼往奪金沙江阿禾引蒙古叛軍至戰敗之阿禾夜遁大兵直趨中慶與賊連戰禽阿禾斬于軍前既而禿堅拒戰于伽橋古壁口兵方交躍里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戰大捷遂復省治分兵追捕禿堅于嵩明州次年正月徹里鐵木兒孛羅等敗蠻兵射中祿余肩降其衆豫王阿剌忒納失里至當當驛安輯人民禿堅使其弟必刺都迷失僞降於豫王陰以師圍之平章乞住妻子皆被掠禿堅方繕城固守諸

軍協力攻破之禿堅不知所往事平各班師未幾撒加伯復掠
貢民爲亂祿余又會伯忽姪阿福領蒙古叛兵殺烏撒官吏遣
西域指揮使鎖住發陝西兵直抵羅羅斯碣門兵截大渡河直
趨邛部州五戰大破之蒙古元帥怯烈擊賊于靖江路海中山
破其柵禿堅弟必刺都迷失舉家赴海死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八世孫也襲封陽翟王順帝初立阿魯輝
進曰天下事重宜委宰輔決之庶可貴其成效若躬自聽斷必
負惡名帝信其言由是深居官中每事無所與至正二十年汝
頰盜猖獗天下震動帝屢詔宗王俾出北方兵南討阿魯輝乘
間擁衆數十萬屯木兒古兀微之地脅宗王反將犯京畿遣使
言於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若持國璽授我
我當自爲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數降

詔開諭令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兵其人素不習戰旣陣兵未交皆解甲奔敵中禿堅帖木兒師敗傘騎走上都更命少保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臨之且令阿魯輝之弟忽都帖木兒從征大敗其衆阿魯輝謀東遁爲部將脫驩所擒送闕下帝命誅之仍以其弟忽都帖木兒襲封陽翟王加封老章和寧王領北行省丞相俾鎮北藩

孛羅帖木兒河南行省丞相答失拔都魯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功父傳具初授雲南理問後加四川左丞父沒孛羅引兵退駐井陘口順帝至正十八年正月命爲河南行省平章總領其父軍擊走劉福通于衛輝進克濮州復曹州詔移鎮大同爲京師捍蔽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理屯田命孛羅領之尋除中

書平章政事先是有察罕帖木兒者奮義起兵沈丘踰太行復關陝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與答失拔都魯名位不相下二十年朝命孛羅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守石嶺關以南時山西晉冀地皆察罕故所平定孛羅旣駐大同欲誣吞晉冀遣兵圍冀寧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以兵來爭孛羅敗之帝遣平章答失帖木兒往諭令和解始罷兵各守分地二十二年孛羅募兵五萬增大同戍守帝嘉其忠拜太尉中書平章位第一是歲察罕爲叛將田豐王士誠刺死義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明年孛羅復遣兵南侵擴廓分地進據真定又遣將竹貞襲陝西時陝西省臣方與行臺隙恐陝西爲擴廓所有陰袒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印擴廓遣將貊高來援竹貞降於擴廓二十四年孛羅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陽爲不知往弔又不哭

驕悍之跡已著初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院事禿堅帖木兒得

罪皇太子安置東勝州

語在朴不花傳

老的沙者帝母舅也帝密諭孛

羅留之軍中皇太子累遣官往索匿不與太子銜之會禿堅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而故與孛羅厚善也先不花譖禿堅詆毀朝政孛羅知其誣爲白於朝太子積不平與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謀曰孛羅擁重兵跋扈日久藏匿不軌戕殺叔父今又與禿堅交通漸不可制乃入言於帝下詔暴其罪削官爵勒解兵柄安置四川孛羅知非出帝意乃殺使者拒命禿堅亦與孛羅合聲言欲除君側之惡竟舉兵入居庸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使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辭帝不得已執昇之二人皆被殺禿堅乃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死帝賜宴慰勞甚至詔復孛羅官依前守大同以禿堅爲中書平章

李羅既還鎮皇太子益恚怒下令擴廓帖木兒總諸道軍討之
擴廓聞命將藉是以釋私憾乃大發兵調麾下白鎖住守京師
青軍楊同僉守居庸而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李羅惡其軋已
也復勒兵與禿堅老的沙等犯闕京師大震皇太子親統兵逃
于清河丞相也速魯事李蘭奚軍于昌平也速軍無鬪志楊同
僉被殺李蘭奚戰敗走皇太子急馳還都是夜白鎖住脅東宮
官屬從太子出奔太原李羅駐兵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老
的沙止之入見帝於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帝亦泣就命李羅爲
太保左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中書平章禿堅爲御史
大夫部屬將士布列省臺總攬國柄尋加李羅錄軍國重事數
月間誅卿臣禿魯帖木兒波廸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汰
宦官減浮費禁西番僧作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

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靖內難再下令調
嶺北甘肅遼陽諸軍及橫廓軍直抵京師大舉討逆李羅益怒
出皇后奇氏於外幽置百日更遣禿堅率軍攻上都之附皇太
子者調也速南禦橫廓軍也速謂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提兵
歸永平遣人西結太原東連遼陽諸王共討軍聲大振李羅患
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
不意襲破之斬姚伯顏于陣李羅大恐自將出通州大雨三日
而還意抑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縱飲荒淫無度醉後屢殺人
喜怒叵測人情攜貳帝亦積不平威順王之子和尚受密旨與
儒士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布顏達兒洪寶寶等陰
圖刺之會禿堅遣人來獻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李
樹下布顏達兒自衆中躍出刃中其臍衆競前砍死之老的沙

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母妻及其子北遁詔盡殺其部
黨遣使函孛羅首往太原台皇太子還宮尋獲禿堅帖木兒老
的沙皆伏誅

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少有於舅氏察罕帖木兒遂子焉至

正二十二年察罕攻益都不下爲賊將所刺

事詳察罕帖木兒傳

詔卽軍

中拜擴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仍總父軍擴廓旣受命啗哀

討賊賊守甚固簡壯士穴地道以進攻拔益都擒叛將田豐王

士誠剖其心祭父餘黨皆就誅乃分兵取莒州山東悉定初孛

羅帖木兒駐大同自察罕時屢逞兵爭晉冀旣復取真定與擴

廓日構兵禍結不解至是孛羅怨皇太子削其官舉兵犯闕殺

丞相搠思監等尋詔歸鎮皇太子益怒命擴廓總諸軍討之擴

廓軍向大同而孛羅以兵再犯闕遂入朝據相位皇太子奔太

原

語詳李羅傳

李羅既誅死帝召皇太子還擴廓扈從入朝拜左丞

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時中原略定而江淮吳蜀皆相繼淪

陷皇太子累請督師爲恢復計帝難之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

天下兵馬代太子親征擴廓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

廷埒初信陽人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若擴廓一旦

踞其上思齊心不平而部將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驕各爲一軍莫相統屬於是思齊據盩厔良弼據鹿

臺擴廓遣兵西攻良弼而思齊又與良弼合爭端日起擴廓早

夜以西事爲急不復顧南征

名山藏云順帝下詔與和解擴廓殺詔使拒命

先是皇太

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皇

后奇氏遣人密令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傳位擴廓

知其意未至京可三十里卽散遣其衆后與太子深銜之及是

屢趣出師擴廓不肯行且與良弼思齊構兵不已朝廷始疑其有異志二十七年八月詔擴廓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思齊自鳳翔以西規取巴蜀陝西右丞相禿魯以兵會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同出襄樊詔雖下擴廓終拒不受命有關保者勇冠一時貂高善論兵皆察罕故驍將也見擴廓陰有不臣心共列其罪狀聞於朝皇太子用廷臣計立撫軍院總制諸路軍馬專以備擴廓嘉貂高關保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於是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職其河南王如故從行官屬悉令還朝所統軍皆分隸諸將擴廓乃退屯澤州又詔禿魯合思齊良弼率兵東向更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擴廓先遣兵據太原殺景益并朝廷所置官吏帝復下詔盡削奪其爵邑令諸軍公討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進據澤潞二州與貂高合是時思齊良弼

諸將與擴廓相持久聞明兵且至河南乃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意各解散大掠西歸已而貊高關保進攻平陽數請戰擴廓不應一日謀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二將皆被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擴廓亦上疏自陳帝悔悟下詔滌其罪當是時明兵已定山東平河洛中原俱不守帝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總兵南下命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出而擴廓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攻南向及京城失守帝北奔明兵迫太原擴廓棄城率十八騎走沙漠不知所終

名山藏云擴廓復合其衆數苦西北邊明太祖屢遣將征之敗走僅與其妻子數人渡河得浮槎以濟遂奔和林元太子復用之既而明兵復出塞擴廓率騎卒死關明兵竟敗歸後居沙漠數年乃卒明祖宴諸將頌曰當今男子吾皆得而臣之吾終無以臣王保保竟爾

其妹爲秦王妃

冊曰內賊曰逆外兵曰叛履霜堅冰可畏匪翫人臣無將
春秋義斷字羅犯顧延春刃刺擴廓不終與叛同傳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在宋爲小黃門從瀛國公入
都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番語一過卽
通解因見任用授御帶庫提點轉章佩少監累遷禮部尚書領
太醫院使成宗卽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
右者十閱月武宗欲擢爲江浙行省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
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
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夫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
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
大臣白其言於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
安閣閣中有故篋問曰此何篋對曰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

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知吾儉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
安得知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畷於財邦寧曰不
然世祖一言無不爲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
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
宗藩資費無算萬一不給必將橫歛拊怨豈美事邪太后及帝
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左丞相行大司農領太
醫院事初太廟時祀嘗遣官行禮至是復欲如故事邦寧諫曰
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彰
孝道躬祀太室以成一代鉅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
卽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爲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各贈
官賜諡仁宗嗣位以邦寧爲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
奠帝遣邦寧致祭點視畢就位殿戶方闔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燕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者無不拔邦寧及諸執事皆
悚息伏地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慙悔累日當仁宗爲皇太子
時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帝英明邦寧揣知其意乘間言於武
宗曰陛下宮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
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
退及卽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
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尋以疾卒

朴不花高麗人其先本王氏順帝后奇氏微時與同鄉井相依
倚及選入宮有寵爲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
達臘於是朴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皇后愛幸之情意膠固累
官資正院使資正院者掌皇后財賦出入者也至正末年京師
大饑疫民死者相枕藉朴不花欲要譽請於帝市地收瘞之自

南北兩城抵薦溝橋柵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
鈔數貫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會前後瘞
者不下二十餘萬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夜凡居民病
者予之藥死不能斂者給以棺翰林學士張翥爲文頌其事曰
善惠碑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聽其臨決皇
后欲謀專國使朴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薨乃
獨用樛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朴不花乘間用事與樛思監相
表裏凡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不上聞內外多解體又與宣
政院使橐驪同惡相濟氣焰薰灼百官無不趨附者監察御史
傅公讓等劾其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疏聞皇太
子執不下皇后庇之尤固言者被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
上皇太子書切諫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不得已始爲言於

帝聽其暫退

詳具陳祖仁傳

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朴不

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狀帝怒國鳳祖仁皆坐免時老的沙持

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

故封爲雍王遣就國已而朴不花復倚皇后力起爲集賢大學

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帝密令孛羅帖木兒留之軍中是

時搠思監朴不花方結擴廓帖木兒爲外援怨孛羅帖木兒匿

老的沙不遣遂誣孛羅與老的沙謀不軌詔削其官爵使解兵

柄歸四川孛羅知非出帝意抗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力

表其誣枉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罪

屏竄之以泄衆憤而復孛羅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實留京城

未遣去未幾孛羅令禿堅帖木兒稱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

駐于清河帝不得已執畀之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

事具搠思監孛羅帖

木見傳

堊先帖木兒亦宦官也當順帝在位久溺於宴樂嘗自製龍舟於內苑自後宮至瓊花島往來游戲水多膠塞不可舟命堊先督濬大內河道辭曰頻年以來天下反者十之半不宜從事嬉遊妄興工作帝怒放之高麗改命宦者答失蠻董之

冊曰天有四星皇置閣宦北司禍唐常侍亡漢一丘之貉千古同惋元史寥寥猶爲彼善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欵氏也

書史會要作巴思八土波國人相傳

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爲聖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及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創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儿

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

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書史會要

凡四十一用葛西渴司听弓誠弓者丙關弓遮弓倪丙恒弓捷

弓達弓關弓鉢弓變弓末弓麻弓拶弓關弓惹弓嚙弓若弓薩

弓阿弓耶弓羅弓羅弓該弓沙弓訶弓啞弓伊弓西弓郭弓醫弓汚

四選輕呼肉霞弓法弓惡弓也弓曷弓耶輕呼右借漢字釋音

並開口呼之漢字母內則去丙門三字而增入玄弓弓弓弓四

字切韻多本梵法或一母獨成一字或二三母合成一字如韻

天四地醫人龜東弓西蜀南國北之類是也但只一字具平上

玄三聲而無入聲入聲輕呼則同平聲矣凡詒諧宜敘表牋並

以書寫其書右行其字方古嚴重按宋鄭樵七音畧序云七音

之韻起自西域流入中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

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韻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

三十六為之母重濁輕清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

雖鶴吸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驚天蟄蟲過耳皆可譯也况人言

乎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歎番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

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領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至

作先儒不得其傳耳據此則蒙古新字之制其所由來遠矣至

元六年新字成詔頒示天下加號大寶法主十一年請告還土

番留之不得以其弟亦憐真嗣建大護國仁王寺居焉十六年

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
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命印造其新譯
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十九年造八思巴舍利塔仁宗延
祐五年更建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英宗至治初詔郡縣建
廟通祀其制視文廟有加泰定元年頒繪像於各行省爲之塑
像文宗至順三年給鈔五萬錠修其影殿自世祖建國以來卽
崇八思巴教於殿座上置白繖俗作傘蓋一頂泥金書梵字其上
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每歲二月望日迎引繖蓋周遊皇城謂
與衆生祓除不祥導迓福祉名朶思哥兒好事先期敕樞密院
八衛撥鼓手百二十人殿後軍五百人擡昇監壇漢關羽神位
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佛像幢
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二十六人鉦鼓僧十

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
樂嚮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繁七種凡四百人興和祥和二
署掌雜扮男女角戲共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
細樂每種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
服金玉錦繡爭相夸耀排列三十餘里先二日於鎮國寺迎太

子

佛未出家時
爲太子故云

遊四門後具儀仗入城帝師率梵僧五百人詣

大殿建佛事本日恭請繖蓋奉安寶輿諸儀衛列殿前諸社直
列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從西宮門外垣
海子南岸行至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
公主於玉德殿門外結綵爲樓聚觀焉及送繖蓋還宮復置御
榻上帝師仍率衆作佛事次日罷散累朝相沿無虛歲夏六月
上都亦如之著爲令有膽巴者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

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中統間入思巴薦之時懷
孟大旱世祖命禱雨立下嘗咒飯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
湧出波而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十八年遣詣東海及濟源
廟修佛事時相桑哥忌之不能容力請西歸旣復召還謫置潮
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州其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
珠如其身卽愈又自言還朝期果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
宗命禱於摩訶葛剌神已而捷書數至成宗疾禱之遄愈賜予
甚厚分御前校尉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駕象輿前往過
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
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怪駭無虞大德七年卒輟耕錄云大德間德壽太子病瘧薨卜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猶如燈龍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帝師

楊璉真珈西番僧也未詳其所由進至元十四年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及桑哥專政相與表裏爲奸怙恩橫肆威焰燦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初杭城有天長寺乃魏憲靖王墳寺寺僧欲媚楊陰獻之旋發王冢多得金玉楊心艷之二十二年正月

遂發宋諸陵寢

按本紀作十五年事今從綱鑑

有中官羅銑者守陵不去衆以

戈逐之銑號慟躍出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攫珠竊玉

和惟理宗陵所藏寶器尤夥含珠有夜明者其屍如生乃倒懸

樹間瀝取水銀截其頂爲飲器或云番俗以得帝王髑髏可辟

邪致富故爲盜去

大政紀云洪武三年命北平守將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盧中既送至遣使葬之紹興

承穆

已而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并孟章吳謝四后陵先是徽

欽葬五國城數遣使請於金凡六七年後許以梓宮還行在比

至卽承以櫛納袞冕罩衣於櫛中而不改歛至是被發二陵皆

空無一物方知遺骸實未還也高宗骨髮盡化孝陵亦蛻化無

餘止存頂骨小片惟光寧與諸后皆儼然如生陵中金錢以萬

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銹狀以故諸番僧棄置道旁多爲村民

所得梓宮皆藉以錦錦下承以竹絲簟取者往往擲地有聲蓋

金絲所織云

語出周密
癸辛雜識

未幾楊下令焚其櫛雜置牛馬枯骼中

建白塢於杭故宮以厭勝之名曰鎮南塢

後順帝時張士信
守杭州始毀其塢杭

民皆悲感不忍仰視詔以宋陵冢所得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倪

事獨痛憤亟貨家具得百金乃治酒邀里中少年輩狎飲酒半

酬少年起請曰君儒者且貧意將何爲珏具以告願收遺骸共

瘞之衆悉事珏珏曰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者乃斷

文木爲匣覆黃絹爲囊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事

畢仍出白金酬衆且成勿泄遇寒食則私往祭焉又於宋常朝

陽號齊山當楊發諸陵時德陽故爲杭丐者背竹筐手挾竹夾

歸葬於永嘉按二說各不同或云於名景熙字德陽楊後又發

錢唐紹興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言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爲上祈壽帝從其請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代其營造二十二年朝命以江南廢寺土田爲人占據者悉付楊璉真珈修寺又命遣發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泰等入京師已又從其言毀宋宮室爲塏者一爲寺者五由是益恣橫戕殺平民受獻美女無算甚至攘民田畝盜取金銀珠玉動以數十萬計他所藏匿未露者弗論也二十八年坐侵盜官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詔逮問籍其田廬妻子南臺中丞亦力撒合請急誅以謝天下帝不允尋且釋之并給還其人士仍錄其子宣政院使暗普爲江浙左丞後以民怨沸騰乃罷去時江南民五十餘萬楊璉真珈

皆籍爲佃戶成宗大德三年從省臣言始放爲民 有必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幼熟畏吾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賜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里譯其字以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者帝遣視之必蘭納識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數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賞重譯之書無少差衆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所從授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未幾與安西王之子月魯帖木兒謀不軌坐誅其所譯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

嚴實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
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有司籍其家得人畜土田金銀貨
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云

迦璘真亦西番僧善秘密法時順帝習西天僧運氣術號演揲
兒法猶言大喜樂也至正十三年丞相哈麻復陰進迦璘真於
帝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
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亦名雙修法皆
邪妄術也於是以迦璘真爲大元國師西天僧爲司徒各取良
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與哈麻
禿魯帖木兒等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居室曰萱卽兀
該猶言事事無碍也乃大興布施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三百三
錠緡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頃賜之爲

永業尋敎帝廣選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

舞名天魔舞

少室山房筆叢云天魔舞唐時樂王建宮詞云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

首垂髮數

辯戴象牙佛冠身披瓔珞大紅綃金長裙短襖雲肩合就天衣

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加巴喇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

樂又選宮女十一人練纒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

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胡琴響板每珈璘真入宮讚佛則

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方許入餘不得預帝由是荒樂不

聽政羣盜肆起以訖於亡按元起朔方固已崇尚佛教及得

西域世祖以其地險遠民犷悍難制思因其俗以柔服其人乃

鄯縣土番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

以僧爲副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軍民皆屬統理於是帝師

授玉印國師給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西土延及

中夏務屈法以順適其意遇帝師死必遣中書大臣馳往迎取
一人爲嗣自八思巴亦憐真而後至元十九年以答耳麻八剌
刺吉增爲帝師統諸國釋教二十二年命帝師也憐巴哈失甲
自羅二思八等通藏佛事於萬安興教諸寺次年以亦攝思憐
爲帝師作佛事於玉增殿二十八年以乞刺斯八斡節兒爲帝
師輦真木納思爲諸路釋教都總統成宗大德八年以輦真監
藏爲帝師踰年死命相加班代之特製寶玉五方佛冠雙龍盤
紐玉印爲賜仁宗皇慶元年以藏不班巴爲帝師板的答爲國
師賜鈔萬錠延祐三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爲帝師
仍詔示天下英宗卽位以牙八的里爲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泰
定間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命省官持牛酒郊勞其兄瑣南
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順帝至元二年徵西僧加刺麻至京

號灌頂國師並賜玉印其奉詔而在塗也則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敕太府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而下並用每歲二月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專督祇候及其死而歸塋舍利又命朝臣出郭祭餞詔出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一萬七千匹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所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其在彼國者降詔褒答則令章佩監絡珠爲字輟耕錄云累朝踐阼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其字於青繪而繡以白絨絹以眞珠其都寶則純用珊瑚遣使張於帝師所居處凡歲時祝釐祈禱號稱好事其目不一大者如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於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順德府開元寺十

六年敕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卽聖壽萬安寺設齋圖戒賜衣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通藏佛事於萬壽山三十會明年又作佛事於大殿寢殿及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坐靜於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四會二十七年命帝師坐靜於厚載門及桓州雙泉等所七十二會成宗初以國忌飯僧七萬武宗至大元年啓水陸大會於昊天寺英宗卽位大興佛事於文德殿四十日已修秘密法會於延春閣鎮雷法會於京城四門至治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於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於壽安山曰星吉思乞剌曰闕兒魯串卜曰水朶爾麻曰颯間卜里喃家經三年乃罷又

修黑牙蠻答哥佛事於水晶殿燒壇佛事於延華閣文宗至順元年四月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順帝至元二年創大覺海寺塑千佛於其內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僧百有八人修朵思哥兒好事嘗以泥作小浮屠或十萬至二三十萬名曰擦擦其大者實以七寶珠玉或一所以至七所名曰答兒剛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僅百有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其費以斤計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兩七萬九千兩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兩二萬七千三百兩他物稱是至累朝賜予尤爲無度其大者如中統初賜慶壽海雲二寺陸地五百頃大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

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
諸寺資產又賜崇福寺河南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
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
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絲萬匹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
千兩袈裟二萬襲已命帝師受具足戒賜銀幣各鉅萬至正十
二年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浙江廢寺田歸之其所給地畝
率多強占民業僧徒猶貪利無厭營結近侍奏請布施莽齋要
求百端歲需費以千萬計且因好事奏釋罪囚凡殺人作姦之
徒悉皆貨綠幸免甚或取空名宣敕用爲布施而任其人賞罰
皆由其手其弟子之佩司空司徒國公印及金字圓符者前後
相望怙勢恣睢爲害不可勝數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僧強奪民
薪民訴詣留守李璧壁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

案引壁髮擗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諸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箠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者截其手罽者斷其舌賴仁宗在東宮言此法古所未聞有乖國典奏寢其令以故楊璉真珈肆惡於前伽璘真導淫於後雖歲舉好事亦奚裨於享國長久之道論者謂元之亡實亡於僧云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

綴耕錄云字通密祖父業農世稱善門

兒時有

相者謂其異日常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大器之宋金末各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治裝曰天使至我當行翌日果至乃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宿

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
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西域之雪山常
馬行深雪中馬上舉鞭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至太祖大悅賜
食設廬帳甚飭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
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
道告以清心寡欲爲先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
皇子於是錫以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魏耕錄云
晉太宗師
掌管天下道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
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畏天威明孝
道以導有衆太祖善之一日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
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之罷獵當喪亂之
餘民罹俘獲者無所避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河南北間

由是被掠爲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幸更生者亡慮二三萬

人

輟耕錄云處機自行在歸道山宣德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

戶

壁牆上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答曰爾屋完矣美矣完

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子孫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

慮歲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悅服焚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

禱之果退舍歲旱禱之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收賜

所居名長春宮且遣使勞問曰朕嘗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

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

乎吾將與之俱乎卒年八十

行草史會要云處機行草宗黃山谷

其徒尹志平奉

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賜金印四傳至祁志誠居雲州金閣山

丞相安童嘗過訪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

曰入相一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其

後安童復被召辭不可再往決焉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
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
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
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之
後其徒苗道一嗣全真教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
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
本紀作十二年未平宋時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
事又稱天師四代孫

昔歲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二
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矣命坐賜宴特賜玉芙蓉冠組
金無縫服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仍給銀印命取
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不知其幾

而此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特建天師
正一祠於大都令宗演居之踰年請還山二十九年卒子與棣
嗣與棣卒元貞元年弟與材嗣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潮陽鹽
官海鹽兩州爲忠最甚與材略施其術一夕大雨震電明早見
有物魚首龜形者磔於水裔潮患遂息大德八年授正一教主
主領三山符籙武宗至大初入覲加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
改賜金印卒子嗣成嗣仁宗延祐三年加大虛輔化體仁應道
大真人掌道教如故輟耕錄云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
許在郡南曰南池池旁可居達魯花赤滅
徽猷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群蛙聒耳會與材朝京回因以告乃
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毋再喧自是寂然
陶翁寶鑑云與材嗣
成皆風雅能畫竹與龍時有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
少入龍虎山爲道士相者曰爲神仙宰相從宗演入朝世祖與
語傳旨留待閣下授江南諸路道教都提點世祖嘗親祠幄殿

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
順聖皇后得危疾急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
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
者臣所似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春
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進觀之果如
夢中所見帝大悅欲命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乃號爲上卿命
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兩京俾居之專掌祠事授玄教
宗師賜銀印又特官其父至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時天下大
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每待詔因論黃老治道貴清靜聖人
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上意上將拜完澤爲相命筮之得同人之
豫留孫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
也何吉如之帝意始決每歲於長春壽寧二宮命作醮事奏赤

章於天或五七晝夜又嘗命祀星祭斗大德中加同知集賢院道敘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初召見升大真人知集賢

院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仁宗卽位

加開府儀同三司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賜號輔

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授玉印英宗初命修法事於崇真宮至

治元年卒其徒吳全節嗣虞集神道碑云留孫以老子之道日

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政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

貴之極而不易寒儉之素歷任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密數中

外所全節字成季書史會要云騰開開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龍虎

山後從留孫至京師成宗初每幸上都命給廬帳車馬廩餼俾

侍行輦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賜銀印至太三年賜七寶金

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名所

居鄉曰榮祿里曰具慶既嗣職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

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
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泰定三年命修醮事于龍虎三茆閣皂
諸山生平好與賢士大夫交其推轂善類振窮周急頗有俠槩
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金季道士劉德仁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
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已五傳至酈希誠居燕京天寶宮見知
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至元五年
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改賜銀章又三傳至張
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
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半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其上虎
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
地大震城郭廬舍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

少損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競畫爲圖以相傳焉

太乙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乙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乙四傳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乙宮于兩京命領祠事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法賜太乙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以月直元辰敕居壽作祠醮奏赤章於天五晝夜事畢請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世祖喜曰行將及矣明日下詔太子參決朝政敕自明年正月朔建醮長春宮凡七晝夜歲如例以居壽爲之主按元時尊信桑門之術蓋重釋而輕道世祖初諭真人祈志誠焚毀道藏妄僞經文再命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易言惟道

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焚毀殆盡近世流傳道家言辭旨淺鄙
且多竊佛氏語大抵皆後人臆撰非太上微言真諦也然幸其
教當時尚存不滅自正一天師相沿歷代故事襲爵賜號而外
如憲宗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中統二年命煉師王道
歸築道觀于真定賜名玉華宮享睿宗御容於其內尋遣道士
普潤春代祀東海至元元年召衛州太乙度師李居素赴闕賜
第一區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自後每逢正旦設周天金籙醮
于長春宮或五七晝夜時作時罷五年詔二分二至及聖誕日
祭星七年築昭應宮于高粱河崇奉老子十四年遣真人李德
和代祀濟瀆十七年遣官持香帛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
建康三茅山設醮以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祈禱有驗命
別主道教明年命六祖李全祐祭斗召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

蔣宗瑛法師劉道真入朝問祀太一法二十八年遣真人張志仙致禱東北海嶽雖稍加信禮而江南諸路聖祖天尊祠盡已撤毀成宗元貞元年始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於天下開建醮事于延春閣壽寧宮兼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臺紫微星于雲仙臺建五福太一神壇時賜天師張與隸宗師張留孫真人張志仙等玉圭各一英宗初祭道甲神于香山崇星于司天監凡四十晝夜其教漸興及邵陽道士劉志先以妖術煽亂復禁度牒符籙泰定二年始重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遣中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文宗天曆二年命道士毛穎達祭道甲神于大都西山上都南屏山至順改元賜全真教主苜道一神仙符命金印次年召亳州太清宮馬道逸汴梁朝天宮李若訥河南嵩山趙亦然各率徒衆赴闕修普天皇籙大醮順帝在御

親臨西僧禱祀之說不見於史冊終元之世道教不絕如綫云

冊曰釋主無我絕貪嗔癡元崇其號意在羈縻全真正一
彼法所囑天魔演揲終覆厥基自古外道奚裨聖治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趙城人金亡徙中山通儒家雜家言嘗識
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之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顧
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
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曰鷄卵視之果然又曰朕有事縈心汝
可知否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遣奉御送至司天
臺給筆札命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司天諸生皆罕及詔授太
史官帝曰朕用兵襄樊累年不決奈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
元十一年元帥阿里海牙入朝請益兵十萬渡江朝議難之帝
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曰濟帝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

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邪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頰也七月十五夜白氣貫

三台帝問何祥曰三公其亡乎未幾劉秉忠卒

藏書云世祖嘗問劉秉忠曰建

國之盛衰生對曰上都國祥短民風淳大都國祥長民風淫遂此言而也秉忠曰異時帝出獵于御林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

遺汝知何物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當有持之來獻者已

而果然帝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

良曰明年正月當奏捷至期果取鄂州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

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曰聖體行自安矣閱月帝疾愈賜銀

五百兩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寢入山陵久而不去

汝與丞相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比至山陵如故餞叛兵大至

酌之三匝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於帝

賜黃金十兩海都犯邊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
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及諸王昔里吉果劫皇子丞
相入海都帝召忠良曰誠如汝言汝可祀神致禱曰無事於神
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車駕駐龍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
以安童之食不及彼也今宿衛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饑竊有怨
言矣帝怒咎主膳者俾均其食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生
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復清何邪曰應在皇太子帝曰是不妄
言殆有徵也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於太廟南忠
良仆其柱少府奏之帝以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
邪帝曰卿言是也又曰太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卽敕中書闢道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麋爲犧牲後如
何邪帝將征日本命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

戈不聽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遷太常卿大德元年
升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丞相阿忽白等懷異謀
將奉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
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怒曰制自天降邪汝不畏死敢沮大事
忠良竟不從武宗卽位進司徒奏言郊祀國之大典今南郊之
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請以太祖
配明年夏至祭地請以世祖配制可仁宗皇慶初命詣真定玉
華宮祀睿宗御容卒封趙國公諡忠獻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早孤力學旁通術數未亡隱
衡山中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使南嶽就訪隱逸彧兄
湖南參政崔斌言康學通天文地理彧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
斌偕詣上都見帝親試所學皆驗授著作佐郎以內嬪松夫人

妻之凡名對禮遇殊厚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良宮三
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來春京城當有盜兵事于
將相者次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
推之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蘊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遂
罷兵嘗賜太史院錢分千貫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
里優詔不許官至秘書監丞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曆
金末兵亂與母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砥其目百日復明人
稱其孝初劉敏行省燕京辟祥冀幕下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
者多賴祥以免卒諡安靖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通大義父歿
益自刻勵尤精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
進以選授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診所

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秘書監掌司天臺事從征乃顏揆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爲妖言所惑致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帝從之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遣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卽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都城以疾苦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貴民力幾何臣未見其可議遂寢敕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尋以病丐閒仁宗在東宮特令中書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領太史院如故以疾卒于位追封魏國公諡文穆

愛薛西域弗林人

寰宇記云大秦國一名弗林在西域西

通西番諸部詔工星曆

醫藥每試多奇驗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樂儀仗迎導愛薛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初平江南未下天下疲敝此等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從獵保定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爲罷獵伯顏平江南還姦臣有飛語譏之者愛薛叩頭力諫始得解累官翰林學士承旨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世業醫國禎尤精其術世祖在潛邸徵至瀚海留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用鍼悞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國禎從容進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苟誅之後誰敢進者世祖意解且獎其直謂可作諫官世祖嘗過飲馬渾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

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命提點太醫院事帝與近臣言及勲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大理同履艱難者惟卿輩數人在爾超拜集賢大學士卒諡忠憲初國禎母王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閔其勞賜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焉 子展字君輔幼從父入禁庭進退莊重世祖喜之俾入備宿衛尋授尚醫太監桑哥專政數忌譖之帝不聽及桑哥敗繫於左掖門帝命展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厚賜白玉帶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王故以爲賜成宗初加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以足疾不能行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診視後足益弱不

可出每服藥使近侍卽其家問焉卒封趙國公諡僖簡

冊曰緯侯不經陰陽多忌旁究岐雷亦云利濟小道可觀
乃述方技

孫威渾源州人幼沈鷙有巧思授雲中義軍千戶以驍勇稱善
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上獻太祖親射之不能穿大悅授
順天諸路甲匠都總管從攻邢乾等州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
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
汝等知所愛重否諸將對皆不合上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
與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邪卽出錦衣賜之威每從戰伐恐
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蒐簡工匠爲名多所全活卒贈神川郡
公諡忠惠 子拱初爲監察御史後襲父職巧思過其父嘗別
製疊盾其法張則爲盾歛則合而易持世祖謂古所未有賜之

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
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具象虎獅豹異獸之形各殊其製累官
益都路總管卒贈大司農諡文莊

阿老瓦丁西域木發里人至元八年世祖徵礮匠阿老瓦丁與
其徒亦思馬因應詔馳驛至京師給官舍命首造大礮監五門
前試之所向徹數十重大軍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
命阿老瓦丁往監造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授回鶻礮手
軍匠副萬戶皇慶元年卒 亦思馬因西域旭烈人與阿老瓦
丁同徵至京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
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入地深七尺許
及渡江宋擁舟師迎戰于南岸陳礮擊之舟悉沉沒每戰輒利
以功授回鶻礮手總管未幾卒以其子布伯襲

衍義補云此造
礮之始世因目

曰襄陽校考唐史李尤弼作駁飛曰
石一綫紅纒二十餘人疑卽此制度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
長習佛書期年卽通大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
阿尼哥聞之卽能記誦長善畫塑及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
師八思巴建黃金塔于土番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阿尼哥年
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帝師一見奇之
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挈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
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曰聖人子育萬
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
上番二載而成見彼土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故不遠萬里
爲生靈來耳又問汝何所能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
法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檄使宋時所得歲

久闕壞其能新之乎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像成開隔脉絡
皆倚金工嘆其天巧莫不佩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善
作七寶鎮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皆織錦
爲之圖畫弗及也始授人匠總管詔返初服領將作院事命製
飾銅輪儀表刻漏累加司徒卒諡敏慧 有劉元者字秉元薊

州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

輟耕錄作把

道錄傳其藝非一後

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技當世祖時凡兩都名利塑土

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

搏換者慢帛土偶上而髹

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輟耕錄云一名脫活

其上都三皇像尤古粹識者謂其造

意得三聖人之微仁宗兩賜宮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

從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

造仁聖帝像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

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
廟中卽日成之觀者咸嘆異其所作西番佛像多秘密人罕得
見官至昭文館大學士

迦魯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世祖召入朝命與
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從習其法及言與字暮年譯
西天西番經論成書西南小國星哈刺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
魯納答思於帝前敷奏表章諸國驚服朝議興兵討暹國羅斛
馬八兒俱藍蕪木都刺諸國奏曰此皆最爾地縱得之何益若
煩王師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
其言降者二十餘國累擢翰林學士承旨成宗初拜大司徒

問曰一藝心專於用亦底製鎧治礮匠工事爾上公龍謚
曰僭曰參名器之褻爲後世訾

韓林兒真定樂城人父山童自其先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
永平順帝至正初山童倡言天下將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愚
民翕然信之旣而棗陽民張氏婦生子甫歲周暴長四尺許容
貌異常顴腹擁腫見人嘻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者時至正九
年四月也於是河南江淮間民騷然欲動黃河南徙帝用賈魯
策鑿求禹故道山童陰作石人一眼埋之當道鐫其背曰石人
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河丁掘得之相驚詫潁州妖人劉福
通因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爲中國主我
劉光世後合輔之與其黨杜遵道盛文郁羅文素韓咬兒聚衆
于白鹿莊刑黑牛白馬誓告天地謀爲亂縣官聞而捕之十一
年辛卯五月福通遂起兵以紅巾爲號官兵捕之急山童被禽
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匿武安山時蕭縣人李二

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惟福通黨尤盛不可制不數月拔潁州據朱臯破羅山上蔡真陽碓山舞陽樂縣及汝寧光息等州衆至十萬朝廷患之丞相脫脫請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帥諸衛大軍往討復上蔡禽韓咬兒送大都誅之明年帝命脫脫親征徐州李二敗死早住均用走濠州一稱魯淮王一稱永義王二人互爭雄長未幾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尋依福通兵勢益振十五年福通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立爲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僞號宋改元龍鳳其母楊氏稱皇太后遵道文郁稱丞相福通與文素稱平章拆鹿邑太清宮材建宮闕其高有云韞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遵道得寵專威福福通使甲士過殺之自爲丞相稱太保會滁陽郭子興卒林兒招其諸將授子興子爲元帥朱元璋卽明太祖張天

祐爲副元帥皆奉龍鳳紀年

後子興子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死

詔河南平章

答失拔都魯統兵討之與福通戰于長葛敗績退走中牟會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來援福通少却答失乃整兵復敗福通于太康進圍亳州兒走安豐明年僞宋將李武崔德破潼關入陝就拔其城義兵元帥察罕帖木兒引兵至武等望其炊烟畏其衆不敢逼還掠安邑察罕追感至下陽衆遁去十七年僞宋將毛貴陷膠州王士誠據山東李武崔德破商州攻武關徑趨長安三輔震動察罕提兵入潼關大敗之乃還毛貴破萊州益都般陽諸路擁衆圍濟南時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以兵救濟南敗貴于城下大挫其鋒未幾義兵萬戶田豐叛降貴貴勢復振遂陷濟寧入東昌福通謀取汴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取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取關中賊黨尤

夥福通遂自曹濮陷衛輝關先生等分兵出絳沁踰太行歷上
黨破遼州雲中鴈門代郡直抵上都焚宮闕轉掠遼陽東至高
麗所過城邑無噍類白不信等破興元擄鞏昌圍鳳翔察罕自
將鐵騎晝夜馳赴分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潰圍出走蜀朝廷
遣知院事達理麻失里援曹濮與福通戰歿官軍大潰等失退
駐石村帝疑其玩寇使者趣戰相踵咎失憂憤死明年咎失子
孛羅帖木兒領父軍擊走福通于衛輝進克曹濮毛貴據長蘆
董搏霄戰死貴入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要隘于萊州
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大車百輛輓糧儲民
田十取二乃乘勝略薊州河間抵直沽連破涿州京師大恐徵
四方兵入衛劉哈刺不花拒戰于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福通
銳意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走福通入城迎林兒于安豐居之

以爲都十九年毛貴爲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二人故驍將也至是福通氣沮察罕大發秦晉軍會汴環城而壘僞宋兵屢敗城中食盡福通挾林兒從數百騎復走安豐河南次第恢復察罕諜知福通黨自相戕殺更大會諸將分五道水陸並進渡孟津復寇州東昌遣義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以豐踞山東久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旣而復叛刺殺察罕還據益都帝命其子擴廓襲父官卽哀討賊擴廓攻益都入執豐士誠剖其心以祭父山東悉定二十三年張士誠都平江遣將呂珍攻安豐時僞宋健將已盡於山東林兒遣使詣建康告急朱元璋自將來救未至珍已殺福通破安豐林兒走滁州元璋擊走珍護林兒歸建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始殂凡建僞號十二年

徐壽輝一名貞一本羅田布賈爲人誕緩無能初袁州僧瑩玉以彌勒佛教鼓煽湖湘間從者甚衆麻城人鄒普勝大倡其術壽輝浴于鹽塘普勝見其有光異之因與黃陂人倪文俊等共推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僭稱帝以蘄水爲蓮臺省僞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一年十月也於是以前普勝爲太師文俊爲上將文俊者故漁家子善泗兼行多槳舡攻畧湖廣州郡一時蟻聚烏合衆號百萬沔陽陳友諒舉兵應之壽輝以友諒隸文俊麾下分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魯法興等陷漢陽興國遂入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及湖廣平章和尚等棄城走已破沔陽殺推官俞述祖攻荊門殺知州聶炳畧安陸殺知府丑聞遂乘勝渡江由瑞昌陷江州南康諸境更遣陶九畧瑞州歐普祥取袁州陳普文破吉安項普畧拔饒州

潛由徽州達信州入昱嶺關攻杭州城中倉卒無備遽入城大掠賴江浙平章教化移軍來援用總管董搏霄計直薄城下七戰皆捷賊敗奔接待寺官兵塞其門盡焚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德清武康安吉廣德徽州博霄皆次第恢復僞將潘大齋以兵二千人乞降天完兵勢日盛乃具戰艦出鄱湖截長江聞安慶江西平章星吉帥偏師向銅陵逼池州爲擣虛計安慶軍聞風解去江州以次克復星吉據鄱陽口日久援師不至力戰中流矢卒江州仍陷十三年湖廣參政阿魯輝復武昌漢陽資政院使脫火赤復江州江西右丞火你赤平富州臨江尋復瑞州江右稍定是冬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攻蘄水壽輝敗走奔文俊營官屬四百餘人皆被獲僞將王善自撫圩杉關入閩攻福州殺巡檢劉濬濬子健結死士百人潛

入善軍夜半發火大譟禽善獻帥府磔之十五年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使其子報恩奴迎擊于漢川敗死文俊自沔陽破中興襄陽諸路明年正月文俊建宮室于漢陽迎壽輝都焉三月陷常德五月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二月陷岳州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爲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并其軍尋據江西省治十九年壽輝欲徙都江西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遽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甲城西盡殺其部曲壽輝獨留江州友諒帥舟師攻太平府挾壽輝以行及取太平急謀僭號乃于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立死僭號凡十年而壽輝舊將明玉珍起兵于蜀明玉珍一名旻隨州人世業農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充弓兵首汝潁盜起隨人

相結屯青山推玉珍爲屯長尋歸徐壽輝于漢陽授元帥與陳友諒同謀倪文俊部下分守沔陽與左丞哈林禿戰飛矢損右目軍中號旻瞎子至正十四年沔饑玉珍以兵千人駕斗船沂夔府買糧至巫峽人多就之者會青巾盜李喜聚衆苦蜀義兵元帥楊漢以兵禦之右丞完者都方鎮重慶忌其功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走漢兵怒皆拏船去出巫峽道遇玉珍羣訴之因言重慶一城守將哈林禿完者都兩不相下且無厚兵可圖也玉珍用其策襲破重慶於是禁侵掠勞父老市肆晏然降者相繼壽輝授玉珍爲隴蜀右丞初玉珍攻重慶時道出瀘州宿河下聞進士劉楨名躬訪之先一夕楨夢旻旒者造廬明晨玉珍至與語大悅白吾孔明也卽舟中拜爲理問官進取成都及聞友諒殺壽輝自立玉珍怒曰友諒與我比肩事漢陽何遽謀

逆遣將守夔關不與通且爲壽輝發喪立廟尋取嘉定破東川
據有全蜀二十二年衆推玉珍爲隴蜀王分兵陷雲南陝西參
政車力帖木兒擊敗于金馬山食其弟明二明年玉珍稱帝于
成都僭號夏政元天統立妻彭氏爲后子昇爲皇太子用劉楨
議倣周制設六卿置翰林諸官內設國子監敎公卿子外置提
舉司敎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守縣曰令賦稅十取一開廷試製
雅樂立郊社去釋老二敎專奉彌勒佛玉珍親統兵入滇屯衆
金馬山大理總管段功擊敗之仍還重慶踰年殂年三十六玉
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僭號凡四年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因冒陳姓父普
才生子五而友諒居長少多力好拳勇伎角爲人貪忍有權術
嘗作縣獄吏志抑鬱不樂會徐壽輝等盜起招集亡命往從之

爲兒文俊簿書祿守領兵稱元帥見文俊專恣積不能平至正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并其軍跨有荆楚自稱平章據江州已陷池州明年正月親統兵攻安慶安慶城倚小孤山爲藩蔽義兵元帥胡伯顏領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山下伯顏不能軍城遂陷淮南右丞余闕死之友諒使其將趙普勝守焉普勝以雙刀名友諒驍將也四月友諒破隆興路省臣火尼赤出走友諒遣將王奉國陷瑞州幸文才躁贛州康泰趙琮等趣邵武取汀州而乘勝自以兵取吉安撫建諸路已而奉國移兵寇信州浙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衛來援連破奉國兵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奉國穴地通道以入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時普勝守安慶數戰樞陽浮山失利友諒怒用奴騎不力三乃僞行安慶軍至罵以普勝具

蒸羊來迎至則執殺之遂幽其主餘壽輝於江州自稱漢王置
官屬親率舟師攻太平府拔壽輝以行縱巨艦乘江漲泊城西
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友諒既得太平遂弑
壽輝于采石自立爲帝僭號漢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
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劉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建玉輦
華蓋日月旂常羣臣至江岸輒賀值暴雨各藉卉淞而拜畧無
儀節時至正二十年庚子春也旣而復還江州吳王朱元璋拔
江州友諒退都武昌先是友諒爲盜時父普才嘗戒之曰若捕
魚兒耳乃圖大事邪友諒曰相家者言我家當大貴今其時矣
及僭位往迎之普才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二十三年友諒
以安慶隆興諸大郡連被元璋陷沒憾憾不得志思欲一逞乃
大作戰艦載舂屬百官空壁自武昌提勁卒六十萬舳舻相銜

而下其舟皆丹漆上下三級走馬爲棚板房爲蔽艚頭冒鐵數十重出鄱陽湖決戰康郎山下旌旗蔽天湖水盡立友諒自乘赤龍船環甲殊死鬪旬有五日兵屢挫友諒以小舟載蘆葦置火藥其中令敢死士操之束草爲人飾以甲冑追敵船天反風縱火其弟友貴友仁皆燔死友諒氣大索欲退守小孤山不得前乃移舟泊蒲磯思突出湖口繞下流奔武昌追至涇江口友諒迫啓廳視之矢集日貫顙而死其子理載屍夜奔武昌改元德壽次年亦降友諒自僭號至死凡四年

張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民與弟士義士德士信共販鹽爲業士誠故有勇負任佐氣壯計勇施富家多易之或負其鹽直尤爲弓兵丘義所害辱士誠不勝忿順帝至正十三年屬時多事私與諸弟結社士誠弟士義弟士德弟士信弟士珍等十八人殺義

并素所見凌富家火其舍跳入旁塲招諸少年謀起事至丁溪
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決戰子仁潰并其
衆有李華甫者亦泰州人嘗聚衆謀劫官士誠陽與之合未幾
殺華甫得衆萬餘勢寔盛不數月攻陷泰州淮南省官遣知府
李齊招之士誠詐請降且乞從征自効行省趣其治戈船赴濠
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復鼓變殺參政趙璉劫官庫走入得勝湖
俄陷興化蔓延入寶應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祐
帝降詔赦其罪再遣齊賁詣往士誠本無降意齊辯說百端終
不聽且爲所害帝怒詔淮南平章福壽討之不克明年士誠攻
揚州大司農達識帖睦爾軍敗盱眙泗州皆陷特命右丞相脫
脫督諸衛大軍進討連戰旬有五日士誠敗不能支與呂珍潘
原明等突圍出勢蹙甚亡何有詔削脫脫官解其兵柄士誠乘

隙收散亡賈餘勇兵勢復振時江陰羣盜起有朱英者已就撫復叛乃質妻子向士誠乞兵且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艷其心於是先遣士德由通州渡江陷常熟朝廷猶冀其有降意遣待制烏馬兒孫撫賁宣命印牌往高郵招之爲所拘尋被害十六年二月破平江路平江者今蘇州也士誠來自高郵改稱隆平郡毀承天寺爲王宮擇寺觀豪門爲省院部司所居以弟士德爲平章卜者李行素爲丞相蔣輝爲右丞原明爲左丞史文炳知樞密院俾伯昇節制軍事署鍛工周仁爲隆平太守分兵下湖松諸州尋破杭州時達識帖睦爾已遷江浙行省丞相聞變遁富陽會參政楊完者白嘉興引苗軍至擊敗士誠兵復其城明年士誠侵嘉興復爲完者所敗且慮吳王朱元璋以兵躡其後乃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遣廉

訪使馬伯琦至平江慰勞士誠求王爵不許復邀三公送表授
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
元璋所禽達識惡完者恃功騷恣與士誠陰圖之遣兵圍其居
先者自殺士誠遂據杭州詔以士信爲江浙平章當是時士誠
爲降臣而城池甲兵錢糧皆自歸掌握先是士誠與方國珍
分據浙東浙江南海漕久不至至是河南始平南北通道乃遣
尚書伯顏帖木兒曹履亨詣杭州以御酒龍衣賜之徵士誠輸
粟國珍具舟兩人互相疑貳士誠欲不與參軍俞思齊曰向時
作賊猶可今稱臣尚可乎士誠怒抵几仆地使者開諭再三始
從命一運粟十一萬一運粟十三萬至京師自是累出師擾浙
東西地更遣將李濟據漳州時吳王方有事僞漢不暇南顧士
誠勢益橫南至紹興北踰江淮直抵濟寧闢土日廣且信用文

吏蔡景賢樓開弘文館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士亦往往歸焉二十三年士誠遣呂珍將兵二十萬圍劉福通于安豐殺之據其城自立爲吳王卽平江治宮室建官屬朝廷再遣使徵士誠拒不與東南海運遂絕士誠使弟士信數達識帖睦爾過劫其印函之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從此兄弟益驕縱上下乖疑將士多邀官爵美田宅方肯用命有崑山人郭翼言於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婁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非能極慮安危力足勝也人苦元政久故相率離散莫與守苟反其道休勞之然後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宴安逸樂坐消精銳四方豪傑並起雖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士誠妻止之曰其策誠善翼固得亡去士誠稱王凡四年吳王兵克平江士信中破死司事曰陳伯昇張明等納款惟恐弗先使客說

士誠曰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天下卒屬漢者何也天也公初入高郵十八人爾元兵圍公百萬而公卒提孤軍突出東據三吳今既有地千里甲士數百萬而反不能敵建康此亦天爾然使公當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志勞心亦可以強今至此臣恐公之爲項氏也士誠忽忽無所出曰足下嚮者不言今何及矣客曰公子弟親戚將帥羅列內外歌妓舞女旦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此時公深居於內雖有敗失掩不以聞當此之時臣言固不得入也士誠喟然曰吾亦恨之時城中木石俱盡外攻益堅城陷士誠更收散卒身戰萬壽寺復敗從數騎倉皇歸顧謂其妻曰我死汝奈何妻曰不獨生遂驅羣媵妾上樓共焚死士誠方欲自經伯昇驚前抱持之曰英雄患無身耳昇之舟中送建康吳王問之士誠曰天日昭公

不照我仍自經死時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也

輟耕錄云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

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常不在楊切須欸欸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劉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千年頭不曉所言何事或者謂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士誠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

方國珍台州黃巖人世業農父伯奇素柔懦爲鄉人所侮生五子皆有箝力善馳跳驟馬國珍其次也身長黑面體白如瓠時童謠云楊嶼青出海精楊嶼者台州海中童山也仁宗延祐六年忽草木鬱然是歲國珍生販鹽海濱與同里蔡亂頭爲怨家亂頭入海行劫有司懸賞格捕之國珍捕應格而賞不及怒曰獨蔡能爲是邪黃巖俗尊上田主伯奇爲陳氏佃事陳甚恭而數被侵辱國珍每自忖曰彼亦人爾阿父何乃恭父歿陳索租益急稍不足則揚言國珍等通盜國珍給陳至具美醢盛饌戕

殺之臨其尸於幾久之事泄太守使人來捕國珍方食左手舉
几自蔽右持門闌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從子明
善等入海旬日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糧爲海運苦時至正八年
戊子十一月也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討之追至福州
五虎門國珍知事棘焚船將遁忽官兵自相驚潰國珍回感之
朶兒只班被執迫其上招降朝廷從之授國珍定海尉名山出
授海運不赴官聚衆如故轉掠温州遣尚書秦不華察實得其
假千戶狀力上剿捕之策不聽十年六月國珍仍入海燒畧沿海州郡
明年二月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統兵慶元以秦不華稔知
賊情僞遷浙東宣慰使分兵温州夾擊之孛羅兵至大間洋國
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進官軍不戰而潰孛羅復被執反爲國
珍飾詞上請朝廷弗知再遣大司農達識帖睦迺至黃巖招降

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達識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仗授國珍與千戶兄弟皆官之藉其力以防海運會丞相脫脫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曰是且及我復刼其黨入海而作來議降秦不華張受降旗乘潮而前竟爲國珍所殺帝怒命南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國珍勢益橫十三年詔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往招之尋報國珍已降乞授五品流官仍納其船散遣徒衆時劉基方爲浙東行省都事謂方氏首亂不可赦執政多受其賂不聽乃遣使授國珍徽州路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皆官治中國珍不受命使盜待使者於隘殺之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如故朝命納麟答刺爲元帥開府慶元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

參政恩寧普會兵進討皆敗績十六年國珍復降拜海道漕運
萬戶國璋衢州路總管尋升國珍江浙行省參政時張士誠踞
平江朝議更欲藉其力禦之令擊士誠七戰皆捷士誠恐稱臣
諭聚朝廷多其功命以節鉞鎮浙東開治慶元兼領溫台金三
鄞國珍以國璋國珉居台州明普居溫州而留國瑛自副十八
年加國珍江浙左丞尋進平章政事國珍歲具海舟轉輸士誠
粟以功加太尉賜爵衛國公二十六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國
瑛國珉明善並平章政事國珍本起負販日不知書幸遭逢末
世恃兄弟可羽翼遂肆意猖獗反側再三未嘗一創非真能出
奇制勝者也心多疑慮無定見既節鉞浙東邀王爵又陰與其
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朱元璋號令嚴明所
向莫敵恐不能與抗況與我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有定莫

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乃奉書獻金帛使其子亞關
爲質許納溫台慶元三郡圖籍懷姦挾詐又北通橫廓帖木兒
南交陳有定爲三窟計所用書佐參謀率由胥吏進苟利自營
一時政令租稅任意輕重民犯死罪不加刑納竹筐投之江流
跡其行事大畧近士誠而能自度德不帝制自爲故得保令終
云先是有周必達者隱天台國珍造問計必達曰當今四方離
亂君能舉義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吾所知也國珍
不聽後屢敗始悔曰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其橫行東南
者凡二十一年

名山藏云本名珍字國珍以字行
後避明祖御諱改名貞字谷貞

則曰海精首亂紅巾繼勁半壁東南土崩石疊不有驅除
曷開新運元之覆亡實由羣橫舊史見遺豈有所蘄

續弘簡錄卷四十一終